



ЛЮБОВЬ ЯМНА

黑桃皇后

黑桃皇后

[俄]普希金 著
方冈 亢甫 译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Пик ов а я
д а м а

黑桃皇后

[俄] 普希金 著 力冈 亢甫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桃皇后 / (俄)普希金著;力冈,亢甫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2010.5重印)

ISBN 978-7-5402-1327-5

I. 黑… II. ①普… ②力… ③亢…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164 号

黑桃皇后

作 者 [俄]普希金

译 者 力 冈 亢 甫

责任编辑 张瑞武 李江华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00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3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序

去年我们刚隆重纪念过俄罗斯伟大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二百周年诞辰，加上近一个世纪内对他作品的大量译介，中国读者对他的名字几乎已经耳熟能详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得将他的生平创作略加介绍。

普希金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和当时所有贵族家庭一样，他童年受的是法国籍家庭教师的教育。一八一一年普希金进了沙皇政府专门为培养贵族子弟成为行政官员而新办的皇村学校。在这里他得到良好的教育，也受到部分教师和驻在学校附近的近卫军骑兵团的部分军官的进步民主思想的影响。在皇村学校学习的六年中，他写下了许多抒情诗。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进入了上流社会，同时不辍诗歌创作。由于普希金诗歌中有不满现实和歌颂自由的倾向，上层统治者感到极度不安，沙皇于是将他流放到南方。在流放中诗人有机会接近人民群众，了解社会，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后来他被调到总督沃隆佐夫手下任职，但又冒犯上司，再次被流放到祖籍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幽禁起来。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彼得堡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不幸被镇压下去，主要的五位领导人被处绞刑，其余一百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普希金的朋友。由于这件事，普希金面临着被牵连的巨大危险，但是他从来不否认自己和他们的交往和友谊。甚至当沙皇召见他问他如果起义爆发时他在首都他站在哪一边，他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自己站在起义者一边。慑于普希金的名声，沙皇不仅没有逮捕他，反而将他从流放地召回，表面上他“自由”了。后来普希金结识了莫斯科绝色美人娜塔丽娅·冈察罗娃并与之结了婚。这时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浪荡公子乔治·丹特士像幽灵般出现在诗人面前。他对冈察罗娃垂涎三尺，百般献殷勤，甚至对她提出非分要求。上流社会又推波助澜，散布流言蜚语，对诗人百般羞辱，终于酿成了一场致命的决斗。一八三七年二月十日在决斗中身负重伤的诗人在家中逝世。

普希金的创作是十分勤奋的。在短短三十八年的生命中，他为世人留下了近九百首抒情诗，十四部叙事诗，七篇童话诗，七部戏剧，一部诗体长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十四篇中短篇小说，两部传记，还有大量的书信、文论及日记、回忆录、游记和许多未完成的作品、草稿、片断。此外普希金在他的手稿和友人的纪念册中还有大量的绘画作品，手稿中那些看似不经意间信手而就的速写、素描透露了诗人创作构思的轨迹，不仅具有欣赏价值，也极富研究价值。普希金从活的语言中汲取营养，奠定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基础。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富

有浪漫气息,后来越来越贴近社会,着意反映现实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尽管人们在介绍普希金时首先说他是诗人,其实普希金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诗歌创作自不待言,除了那近九百首的抒情诗和十四部叙事诗,代表他创作高峰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早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名著,作品所采用的独特的十四行诗形式成为普希金特有的“奥涅金体”。普希金自幼喜欢童话和民间故事。他所写的七篇童话诗,有的来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有的来自他的老奶妈向他叙述的民谣和故事,也有的是受欧洲其他国家童话的启发而加工创作的。普希金的戏剧作品中以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最为著名。剧中写了沙王戈都诺夫由于篡夺王位的罪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酿成悲剧。剧本揭示了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道出了人民公意不可辱的震撼人心的真理,一度遭到禁止。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本子是普希金的小说选集,内收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等六个中篇和冠以《别尔金小说集》之名的五个短篇。可以说作者散文体小说的精华部分在本选集中已无一遗漏了。普希金在与冈察罗娃订婚后,到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父亲的领地鲍尔金诺村,办理产权交割的手续,不意正值瘟疫流行,被滞留三个月。这三个月成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称为“鲍尔金诺的秋天”。《别尔金小说集》就是在这时期写成的。这五个短篇的素材大多取自传说、作者自己的见闻、友人的回忆等等。其中《驿站长》一篇讲述了一个严酷而令人心酸的故事,充满了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同情,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一组小说被称为“俄国短篇小说的典范”(《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分册》)。《上尉的女儿》反映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戈留辛诺村的历史》是普希金以自己在鲍尔金诺村的领地上所见到的现实为基础写成的,真实地反映了农奴制下农民的悲惨生活。《杜勃罗夫斯基》看似描写了两家地主间的恩怨和青年杜勃罗夫斯基孤独的反抗,其实表现了地主的专横和农民的不满。《黑桃皇后》通过对彼得堡上流社会赌徒生活的描写,刻画了主人公赫尔曼的坚强性格和贪婪野心,预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临近。总之普希金的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决不亚于他的诗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本书的译者之一力冈是安徽师大教授,著名翻译家,也是笔者仰慕的师友。当初计划这些小说都是由他翻译的,但是译事中途他要赴俄罗斯探亲,来不及完成,遂命我续貂。我不敢违命,就勉为其难,作滥竽之举,于一九九七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如今力冈教授已去世三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向我索文,遂奉上这本小书,算是对已故师友的纪念。

亢甫

二〇〇〇年于杭州

目 录

译 序	001
别尔金小说集	001
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049
罗斯拉甫列夫	063
杜勃罗夫斯基	073
黑桃皇后	127
基尔查里	149
埃及之夜	157
上尉的女儿	171





别尔金小说集

力 冈 译

普罗斯塔科娃夫人：

我的老爷子呀，他从小就爱听故事。

斯科季宁：

米特罗方就像我。

——《纨绔少年》

出版者前记

我们在筹备出版现在呈献在公众之前的这本伊·彼·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就想附一篇已故作者的短篇小传,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应有的好奇心。为此我们曾经去找过玛丽亚·亚力山大罗芙娜·特拉菲林娜,她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近亲和遗产继承人;可是,非常遗憾,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作者的任何材料,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她劝我们向一位可敬的人物求教,他是伊凡·彼得罗维奇的故友。我们遵照她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便收到如下一封令人满意的回信。我们不加任何修饰和注释,将这封回信刊出,作为高尚的见解和感人的友情的珍贵纪念,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十分可靠的传记材料。

××先生台鉴:

阁下本月十五日大函已于本月二十三日奉悉。贵函中要我详告已故挚友和乡邻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之生卒年月、职务、家庭状况以及事业和性情,我十分乐意满足阁下的愿望。现将我与他交谈中以及亲眼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阁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一七九八年生于戈留辛诺村,其父母都是正直、高尚的人。其亡父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准少校娶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弗里洛芙娜小姐为妻。他不算富有,但生活节俭,在经营家产方面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们的儿子受到的初等教育,受之于一个乡村教会执事。也许多亏这位可敬的先生,他养成阅读和学习俄罗斯文学的兴趣。一八一五年他进入步兵轻骑兵团(其番号我记不得了),直到一八二三年他都在这个团里服役。他的父母几乎同时去世,因此他不得不退伍,回到戈留辛诺村自己的领地上。

伊凡·彼得罗维奇掌管家产以后,因为缺乏经验,心肠又软,很快就放弃管理,放松了他的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他把办事认真、精明能干的村长撤掉,因为他的农民对村长不满意(这是他们的习惯),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掌管村里事,她因为善于讲故事博得他的信任。这个蠢老婆子连二十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她是所有农民的干亲家,他们一点也不怕她。他们选出的村长一味地姑息纵容他们,和他们狼狈为奸,迫使伊凡·彼得罗维奇取消劳役制,建立一种非常轻的代役租制。但就是这样,农民还是利用他的软弱,第一年就

要求大加优待,以后几年有三分之二的代役租缴的是胡桃、越橘之类的东西,而且有的还欠租不缴。

我作为伊凡·彼得罗维奇亡父的好友,认为有责任对他的儿子提出忠告,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恢复原来为他废弃的旧章法。为此,我有一次到他那里去,要来账簿,把浑蛋村长叫了来,就当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起账来。这位少东家开头看着我查账是全神贯注的;但是等到从账上看出近两年农民人数增加,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伊凡·彼得罗维奇却觉得查出这一点结果就足够了,再往下就不听我的了;等到我一再追查,严厉质问,使得浑蛋村长惊慌失措,张口结舌时,我听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在椅子上鼾声大作,这使我非常恼火。从此我再也不去去过问他的家业经营之事,也和他本人一样,将他的事交给上帝去管了。

不过,这丝毫无损我们的友情;因为我深切同情他的软心肠,原谅他的马虎懒散,马虎懒散是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倒是从心底喜欢伊凡·彼得罗维奇。实在不能不喜欢如此和善和诚实的年轻人。伊凡·彼得罗维奇也非常敬重我这个长者,衷心信赖我。直到他去世,几乎每天都和我见面,珍视我很普通的言谈,虽然我们不论在习惯上,还是在思想方法和性格上,彼此都有很大的差异。

伊凡·彼得罗维奇过的是极其节俭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很有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喝醉过(这在我们这地方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他对女性非常爱慕,可是他真像少女一般羞怯^①。

除了大函中提到的几篇小说,伊凡·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其中一部分在我处,还有一部分被女管家派了种种家庭用场。比如,去年冬天她的厢房所有窗户上糊的纸,就是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至于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大概是他最初的试作。这几篇小说,正如伊凡·彼得罗维奇自己说的,大都是真人真事,是他从各种各样的人嘴里听来的^②。不过,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村庄名字则来自我们当地的一些村庄,因此有的地方也提到我的村子。这并不是出于什么恶意,只是由于缺乏想像力。

一八二八年秋,伊凡·彼得罗维奇患感冒发烧,转为热病,尽管本

① 有一段趣事,我们认为是题外话,就没有写出来;不过,可以告诉读者诸君,此事在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没有什么不体面之处。——普希金原注

② 确实,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每篇小说之前都由作者亲笔写着:我是从某人(职衔或称号以及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处听来的。现为好奇的读者摘抄如下:《驿站站长》的故事是听九等文官 А. Г. Н. 说的;《一枪》的故事是听 И. Л. П. 中校说的;《棺材店老板》是 Б. В. 说的;《暴风雪》和《小姐扮村姑》是 К. И. Т. 姑娘说的。——普希金原注

县一位相当高明、尤其善于治鸡眼之类痼疾的医生百般努力，他还是不治身亡。他死在我的怀里，终年三十岁，安葬于戈留辛诺村教堂墓地，紧靠着他父母的坟墓。

伊凡·彼得罗维奇中等身材，灰眼睛，淡褐色头发，直鼻梁；一张脸又白又瘦。

尊敬的先生，关于故友和乡邻的生活方式、事业、性格和外貌，我能记起的尽在于此了。但如阁下认为敝人信中所述有可用之处，恳请万勿提及敝人名字；因为，虽然我非常尊敬和爱戴写作者，但我认为博取作家称号是不必要的，在我这样的年纪也是不相宜的。谨致衷心的感谢。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村

我们理应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意愿，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并且希望读者诸君珍视其中的真诚和善意。

亚·普



一 枪

我们开枪决斗。

——巴拉丁斯基^①

我发誓在决斗中把他打死

(他开了枪,我还可以开枪)。

——《野营之夜》^②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谁都知道军官生活是怎样的。早上出操,练骑术;吃午饭在团长家里或犹太饭馆里;晚上就喝潘趣酒,打牌。这个镇上既没有经常宴客之家,又没有一个未婚姑娘;我们总是轮流在各人的寓所聚会,在寓所里,除了穿军服的,什么也看不见。

常跟我们在伙儿的只有一个不是军人。他有三十五六岁,因此我们把他的看做老头儿。他是见过世面的,因此在很多方面胜过我们。此外,他常常郁郁寡欢,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遭际充满神秘意味。他像俄国人,名字却是外国名字。以前他当过骠骑兵,很得赏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退伍,住到这个可怜的小镇上来,在这儿他日子过得贫困,花起钱来又大手大脚。他出门总是步行,穿的是黑色旧礼服,可是经常宴请我们团的军官。虽然他请客只有两三道菜,而且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可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淌。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财产,有多少收入,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他有不少书,大多数是军事书,再就是小说。他很乐意把书给人家看,从来不讨还。可是他借别人的书也从来不还。他主要的日常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

①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俄国诗人。

② 《野营之夜》,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小说。

他的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像蜂窝一样。他收藏的许多手枪,是他所住的陋室里仅有的装饰品。他的枪法之娴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他提出把梨子放在谁的帽子上,开枪把梨子打掉,我们团里谁都会毫不犹豫地把头伸过去。我们常常谈到决斗的事,西尔维奥(我就这样直呼其名)从来不插嘴谈这事儿。问他是不是决斗过,他只冷冷地回答说决斗过,却不肯细说,显然,问他这类事儿,他很不快活。我们认为,准是有人成为他那很厉害的枪法的不幸的牺牲品,他在良心上一直很难受。我们却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之类的事。有一种人,单看其外貌就不会产生这类的怀疑。有一件意外事使我们大家都惊讶不解。

有一天,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喝酒像往常一样,也就是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劝主人坐庄家和我们打牌。他推辞了很久,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就坐下来发牌。我们围着他坐下来,就赌起来。西尔维奥有个习惯,赌起钱来绝对不说话,从来不争论,也不解释。要是下赌注的人算错了账,他就马上把少算的钱付清,或者把多余的钱记下。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性,所以由着他怎么办。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不久前才调来的,他也在这儿赌钱,因为心不在焉,不该折角却折了角^①。西尔维奥拿起粉笔,按照自己的习惯,也把数目加上。那位军官以为他弄错了,就向他解释起来。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那军官失去耐性,拿起刷子,把他认为不必记的数字擦掉。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那军官因为喝了酒,输了钱,又受到同伴们讥笑,来了火气,觉得自己受到极大的侮辱,盛怒之下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幸亏西尔维奥躲开了这一击。我们都慌了。西尔维奥气得脸色煞白,站起身来,两眼闪闪有光地说:“先生,请您出去,您得感谢上帝,幸亏这事儿发生在我家里。”

我们认定此事必有后果,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这位军官说过,不论坐庄的先生想怎样,他都乐意奉陪,便走了出去。又继续赌了几分钟;可是我们觉得主人已无心赌下去,就一个个放下牌,各自回住处,一路上谈论很快就要出现的空缺。

第二天,我们在练马场上已经在问,那个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他却来了;我们就问他,这事儿怎么样了。他回答说,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这使我们感到奇怪。我们去看西尔维奥,见他正在院子里打枪,一枪又一枪打在贴在大门上的一张爱司牌上。他和往常一样招待我们,只字不提昨天的事。三天过去了,中尉依然活着。我们一再惊奇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决斗了?西尔维奥没有决斗。他听了轻描淡写的解释就满意了,跟中尉言归于好了。

此事严重损害他在青年人当中的威望。缺乏勇气是青年人最不能原谅的,因为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做人类最高的品德,只要勇敢,任何缺点都可以原谅。

^① 折角表示赌注加倍。

不过,后来大家对这事渐渐淡忘了。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

只有我无法再跟他亲近了。我生来就有一种浪漫主义思想,在这之前我最仰慕的就是这个人,我觉得他的一生是个谜,他就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也很喜欢我;至少他对我另眼看待,对我不说他平时爱说的那些尖酸刻薄话,跟我无话不谈,态度诚恳,而且格外愉快。可是在那个不祥的夜晚以后,我就认为他已经名声扫地,自己败坏了名声,无法挽回了;我总是摆脱不掉这种想法,所以很难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了;看着他,我都觉得害臊。西尔维奥是个非常精明和老练的人,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也不可能猜不出其中原因。他似乎因此很伤心;至少有两次我发现他想向我解释解释;但是我避开了,他也就不再找我了。从那以后,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跟他见面,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地交谈了。

乡村或小城镇的人有一些见惯了的情形,漫不经心的京城人是不会知道的。比如邮日里等待邮件的情形: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我们团的办公室里就挤满了军官,有的等钱,有的等信,有的等报纸。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消息互相交流,办公室里呈现出一派活泼热闹的气氛。西尔维奥的来信都是寄到我们团里,来信时一般他都在场。有一次,他接到一封信,就迫不及待地拆信拆开。他匆匆地看着信,眼睛就放起光来。军官们都忙着看自己的信,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诸位,”西尔维奥对大家说,“由于某种情况,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今天夜里我就动身;希望诸位赏光,到我家最后吃一顿饭。我也恭候您来,”他转身对着我,又说,“一定要来。”他说过这话,就匆匆走了出去。我们商量好到西尔维奥那里聚一聚,就各自回住处了。

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西尔维奥家里,看到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这里了。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收拾好,只剩下光秃秃、弹痕累累的四壁。我们纷纷就座;主人心情特别好,他的快活心情很快就感染了大家;不时响起瓶塞咣咣声,酒杯冒着泡沫,一个劲儿咣咣响着,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一路平安,万事如意。大家离开饭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将尽了。大家各自去拿帽子,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就在我也准备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留下。“我要和您谈谈。”他小声道。我就留下了。

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一声不响地抽起烟斗。西尔维奥心事重重;他那种快活得要发狂的劲儿连影子也没有了。他那苍白的脸阴沉沉的,两眼闪闪放光,口里吐着一阵阵浓烟,那样子活像一个恶魔。过了几分钟,西尔维奥打破沉默。

“也许咱们今后再也不能见面了,”他对我说,“在分手之前我想跟您推心置腹地谈谈。你可能看出来,我很少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我很喜欢您,所以就觉得:要是您心中保留着不应该有的看法,那我是很难过的。”

他停下话头,往抽完的烟斗里装起烟丝;我垂下眼睛,没有说话。

“您一定觉得奇怪,我没有向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提出决斗,”他又说下去,“您一定认为,我应该拿起武器,他的生命在我手里,我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我也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可是我不想说谎。假如我能惩罚他,而自己 not 冒任何生命危险的话,那我怎么也不会放过他的。”

我惊愕地望着西尔维奥。听到他这番坦率的自白,我简直呆住了。西尔维奥又说下去:

“就是这样啊:我没有权利让自己冒死的危险。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我的仇人还活着呢。”

这话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

“您没有跟他决斗吗?”我问道,“准是有什么情况使你们分开了?”

“我跟他决斗过,”西尔维奥回答说,“这就是我们那次决斗的纪念。”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一个大纸盒里拿出一顶镶金边、带金流苏的红帽(就是法国人所谓的警察帽);他把帽子戴到头上,那帽子在离额头一英寸处被打了一个洞。

“您知道,”西尔维奥又说下去,“我在骠骑兵团服过役。我的脾性您是知道的:我逞强惯了,从小就喜欢这样。在我们那时候,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风气:我在军队里是头号捣蛋鬼。我们吹嘘自己的酒量,我的酒量胜过了杰尼斯·达维多夫^①歌颂过的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每次决斗都有我,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同伴们都崇拜我,时常调换的团长们却把我看做除不掉的祸害。”

“我正安静地(或者说,很不安静地)享受着盛名之下的快乐,这时有一个出身名门而又有钱的青年(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调到我们的团里。我生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光彩夺目的幸运儿!要知道,他又年轻,又聪明、漂亮,快活得发疯,大胆得毫无顾忌,名声那样响亮,钱不计其数,永远花不完,您想想吧,他会在我们当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首座地位动摇了。他受到我的名声吸引,本想跟我交朋友;可是我对他非常冷淡,他也就毫不惋惜地跟我疏远了。我恨透了他。他在团里和女人当中获得成功使我完全陷于绝望。我便找机会跟他争吵。我说俏皮话,他也用俏皮话回敬,他的俏皮话往往更使我感到意外,比我更俏皮,当然也就好笑得多,因为他在开玩笑,我是在发泄仇恨。后来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的舞会上,我看见他得到所有太太小姐们的青睐,尤其是那女主人,原来跟我有过私情的,我便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直截了当的粗话。他勃然大怒,打了我一记耳光。我们都跑过去拿马刀,太太小姐们都吓昏了。很多人把我们拉开,于是当天夜里我们就出去决斗。”

“那是在拂晓时候。我和我的三个证人站在约定的地方。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的对手。春日的朝阳升上来,气温也渐渐回升。我老远看到了他。他身

^① 杰尼斯·达维多夫(1784—1839),俄国诗人。

穿军服,腰挂马刀,在一个证人陪伴下徒步走来。我们迎着他走去。他手拿军帽来到跟前,军帽里装满樱桃。证人们给我们量出十二步距离。应该是我先开枪,可是我由于愤怒,激动得厉害,没有把握打得准,为了有时间让自己冷静一下,我让他先开枪。我的对手不同意。我们就拈阄。他这个永远的幸运儿这次也走运,拈到第一号。他瞄好了,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轮到我来开枪了。他的生命终于在我手里了。我凝神注视着他,很想在他脸上找到哪怕是一点点慌张的表情……他站在我的枪口下,从帽子里挑选着一个个熟透的樱桃,不停地吐着核儿,一个个核儿直飞到我的脚下。我见他毫不在乎,真是气疯了。我心想,他根本不把生死看成一回事儿,我打死他又有什么意思呢?我脑子里闪过一个狠毒的念头。我把手枪放下。‘看样子,您现在还没有工夫死,’我对他说,‘您快去吃早饭吧;我不想打扰您。’‘您一点也没有打扰我,’他不以为然地说,‘快请开枪吧;不过,悉听尊便:您这一枪可以留着;我随时愿意奉陪。’我便对证人们声明,今天我不想开枪了,决斗就这样结束。

“我退了伍,就来到这个小镇上。从那个时候起,我没有一天不想着报仇。现在时候到了……”

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递给我看。一个人(看样子是他委托的人)从莫斯科给他来信说,那个人不久就要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结婚了。

“您可以猜到,那那个人是谁,”西尔维奥说,“我这就去莫斯科。咱们就看看,他在要结婚的时候对生死是不是还那样不在乎,像以前那样吃着樱桃等待死亡?”

西尔维奥在说这话的时候站起身来,把自己的军帽往地上一扔,就在房间里前前后后踱了起来,就像一只笼中的老虎。我一动不动地听他说着;我非常激动,心中涌起种种奇怪的、互相矛盾的感情。

一名仆人走进来报告说,马车已套好。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相互吻别。他上了马车,车上装了两只皮箱,一只装的是手枪,另一只装的是他的日用物品。我们又一次道别,马车飞驰而去。

二

过了几年,家境败落,我不得不迁到某县一个贫穷的村子。我在操持家业的同时,常常暗暗思念我以前那种热热闹闹、无忧无虑的日子。我最难以习惯的是冷冷清清消磨秋日和冬日的黄昏。午饭以前,我和村长聊聊,出去看看干活儿的,到新的作坊去走走,还可以马马虎虎把时间打发过去;可是等到天渐渐黑下来,我就一点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我从橱子底下和储藏室里找出来的有限的几本书,早已读得滚瓜烂熟。凡是女管家基里洛芙娜能记得的故事,我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听娘们儿唱歌,只能引我惆怅。我想喝喝不怎么甜的甜酒,可是

喝了就头痛。而且说实话,我也怕自己会因为无聊得要命成为酒鬼,也就是成为要命的酒鬼,这种事儿我在我们县里见得多了。我没有什么亲近的乡邻,附近只有两三个要命的酒鬼,他们谈起话来不是打嗝儿就是唉声叹气。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呆在家里,比跟他们在一起还要好受些。

在离我家四俄里的地方,有一处很富庶的庄园,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但庄园里只是住着一个管家。伯爵夫人只是到自己的庄园来过一次,是在出嫁的第一年,而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不过在我来过冷清日子的第二年春天,就传来消息说,伯爵夫人要和她丈夫到乡下来消夏。果然,他们六月初就来了。

对于乡下人来说,一个有钱的乡邻的到来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地主们和仆人们在来前两个月就纷纷议论,走后还要议论三年。至于我,我得承认,听说要来一位年轻美貌的乡邻自然非常兴奋;我急不可待地要见见她,因此在她来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午饭后,便去某村,以最近的乡邻的身份和最恭顺的仆人的态度拜访他们。

仆人把我带进伯爵的书房,就进去通报。宽敞的书房布置得极其豪华。靠墙是一排书橱,每个书橱上都有一座青铜胸像;大理石壁炉上方有一面很大的镜子;地板上蒙了绿呢子,并且铺了地毯。我住惯了寒伧的小屋,对豪华的陈设已不习惯,并且已经很久没见过别人的富有,因此有点儿胆怯,而且有些惴惴不安地恭候着伯爵,就像外省的求见人等候大臣接见。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男子,三十二三岁,非常英俊。这位伯爵大大方方、和蔼可亲地走到我跟前;我竭力鼓起勇气,正要作自我介绍,他却抢先了。我们坐下来。他言谈随便而亲切,很快就使我不再感到拘谨。我已经渐渐恢复常态,突然伯爵夫人走了进来,这使我比先前更局促不安了。她果然是国色天香。伯爵把我介绍了一下;我很想显得大方些,但越是想摆出潇洒不拘的样子,越是觉得不自然。他们为了让我有时间恢复常态和习惯于新交,就自己交谈起来,把我看做亲密的乡邻,不拘礼节。这时我便在书房里前前后后走动起来,浏览起书籍和绘画。我在绘画方面不是行家,但有一幅画引起我的注意。这幅画画的是瑞士风景;但使我惊异的不是其画技,而是这画被两颗子弹打穿,一颗打在另一颗上。

“真是好枪法。”我对伯爵说。

“是的,”他回答说,“枪法是好极了。您的枪法也很好吧?”他接着问道。

“也不错,”终于接触到我熟悉的话题,我高兴起来,就回答说,“三十步内打纸牌不会失手,当然,要用熟悉的手枪。”

“真的吗?”伯爵夫人带着非常注意的神气说,“你呢,伙计,你能在三十步内打中纸牌吗?”

“咱们什么时候试试看吧,”伯爵回答说,“当年我的枪法也不错;可是我已经有四年没有摸过手枪了。”

“噢,”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打赌,阁下在二十步以内也打不中纸牌:打枪就要天天练习,这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在我们团里我算是一名高手了。